

那一年我在烏坵

【作者速寫】林冠琦，政戰學校二十八期，空軍上校總教官退役。

如果說人生當中有值得懷念的一件事，我想應該是有幸到過烏坵這個地方。

民國七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，我從政戰學校畢業，在空軍警衛指揮部第三營歷練半年排長後，接到人事命令，到砲二團報到，人事官告訴我部隊已移防烏坵的消息。乍聽之下，真是令人青天霹靂！心裡想著：那個鳥不拉屎、雞不生蛋的地方，沒人知道在哪裡？卻要坐連補艦，花上大約五十二個小時，聞著船上濃濃的煤油氣味才可抵達的地方（風浪太大無法靠岸，正常行駛二十七小時），簡直是要人命！到了烏坵，我開始認識這個往後令我一生難忘的地方。這個島嶼，有一個不到三十人的小學，居民加總也不過七、八十

個人，卻也有一個加強營的兵力（以海軍陸戰隊為主，陸軍次之，空軍防砲連負責防空任務）。在這裡沒有休閒娛樂，沒有電視可看，莒光日只靠著輔導長講解授課，更沒有其他輔教設施可用，物質條件十分貧乏。

此外，由於烏坵屬敵前一級戰區，晚上到了六點就須實施宵禁管制，官兵不能在外面走動；三餐飲水靠的是一個月兩次的運補艦補給，如遇天候不佳，船無法靠港，就是每天罐頭加麵疙瘩，至於想洗澡，得靠老天幫忙了。

全島面積只有一、八平方公里，光禿禿的一片，走完全程只要花四十分鐘。而在那個物質條件貧乏、精神糧食欠缺的生活環境下，一切都得靠自己，不可諱言，當時情景只能用「如人飲水、冷暖自知」來形容。

【作者速寫】張朝銘，曾服役海軍陸戰隊等，民國七十五年中校退伍。

小時結束，俘虜共軍七十五人，其他百餘人非死即重傷，我軍有二人陣亡。

民國三十九年四月，陸戰隊第四團二旅第一營等部隊，自海南島三亞轉進萬山群島（垃圾尾—民國四十二年改名桂山島）南山衛設防。五月十八日，共軍加強連潛駐清洲島，意圖居高臨下襲擊我軍停泊南山衛艦艇。

因敵陣地距我南山衛海軍泊地僅一哩，故粵南防衛司令部兼防衛司令齊鴻章代將，電告南山衛指揮官何恩廷上校於二十日派軍一連於敵前登陸清洲島，在我艦砲掩護之下，作戰約六

胡適曾說：「要怎麼收穫，先那麼栽」，人生是不斷努力和堅持的過程，只有身歷其境的人，才會感覺到它的可貴。我很慶幸自己在空軍的日子能到烏坵服役，雖然在那裡僅僅一年的時光，現在也沒有空軍部隊駐防，但是每每與人談起烏坵，就會很欣慰的說：烏坵是磨練意志，成長茁壯，增長智慧的地方。如今烏坵已今非昔比，繁榮進步景象，不可同日而語，歲月不饒人，以往的種種，有時候會不經意浮在腦海中，懷念烏坵，感謝空軍。



民國七十二年，筆者（右）於烏坵擔任連輔導長，與政戰士合影（圖片提供／林冠琦）

便由曹正綱將軍領隊，侯新民將軍副領隊，楊夢祿、趙志超夫婦及筆者等六人參加「南山衛舊地重遊團」。

抵達珠澳次日，大家前往香港搭乘客輪至桂山鎮，對於能重見昔日的「南山衛」，內心充滿了興奮與期待。

登岸後極目遠望，昔日的羊腸小徑變成四通八達的寬廣大道，原本簡陋的小漁村變成繁榮的桂山鎮。我們搭車至吊橋灣上方埋葬該戰役陣亡骸骨的地方，據陪同人員解說：「六月二十七日共軍解放桂山島後，只見陣亡屍體已腐爛發臭，就在此處挖掘一座大深坑，將此次戰役陣亡者，不分國共，近三百具遺體全放入坑內，下鋪稻草上蓋乾枝淋上柴油焚燒，填土掩蓋築起一座約三公尺高的合葬大墳墓。墳墓前側樹立一座戰役經過墓碑。曹將軍率我們上香，行三鞠躬禮，並悼念：「亡者皆為中華民族，炎黃子孫，不要再有內戰！自相殘殺！」

我們遠眺清洲島與三島連接，有路可達，便前往清洲島，當地政府在島上開採石礦，作為建築石材，運往港澳地區出售，碎石廢土填海造陸，六十年滄海桑田，使三島變成一體。

藉同行戰友趙志超賦詩結尾：「白髮蒼蒼憶當年，蒼海橫流神州變。河山慘破千古愁，戍守南海戎裝寒。艦砲橫掃敵敵援，以寡擊眾捍江山。旌旗招展空翻影，凱旋歸來舉國歡。」

六十周年紀念大會，我們



筆者（右二）與參加南山衛大捷的戰友，重遊舊地合影。（圖片提供／張朝銘）

情緣

【作者速寫】林榆凱，臺北榮總員山分院社工。

電話響起，我一如往常接起電話：「社工室林社工，您好！」對方是第五病房的護理師，她說有位榮民伯伯的家屬想了解一下有關本院的後續照護事宜，請我過去解說一下，這是我與劉姓榮民伯伯及他家屬緣起的事。

當時，我二話不說，馬上前往病房了解榮



林榆凱近照。（圖片提供／林榆凱）

民及家屬的需求。到病房後，見到一位婆婆，手上拿著委託醫院照護的同意書，面有難色的說：「這份文件是要做什麼的？我們從臺北榮家轉送過來治療，我先生要住多久？要繳多少費用？」婆婆臉上充滿著疑惑及徬徨，像機關槍一連串的問題，讓我有點措手不及。

在護理人員的陪同下，我先了解劉姓榮民及婆婆的相關背景，並逐一開始說明入住後所需負擔的相關費用；至於臨床上的疾病診斷問題，則交由護理師說明，然而婆婆臉上依舊是狐疑的表情，我想應該是擔心她丈夫的病情，且與我們未建立互信吧！

光陰荏苒，幾個月後，婆婆跑來社工室語帶哽咽的說：「我先生被送進加護病房了，但他還有個心願，就是希望大兒子能來看他，住院期間他的大兒子沒有來探望。林社工請幫我，聯絡丈夫的大兒子！」

我仔細追問，才知伯伯的大兒子是伯伯與前妻所生，因此與繼母的關係有隔閡。為了完成劉姓榮民的心願，依據他前妻留下的聯絡方式，我希望早日致電對方，告知他父親目前住在加護病房。

【作者速寫】劉先昌，上海市人，出生桃園空軍眷村。政戰學校二十三期影劇系，曾任陸光國劇隊隊長。

民國六十七年七月間的一個下午，眷村對面來了一輛卡車，搬運工人卸下了幾十包魚飼料，堆在埤塘的路邊。看守埤塘的兩位榮民伯伯，將一包包的魚飼料用板車推往埤塘邊的庫房，空氣瀰漫著魚飼料的腥味。

正讀高中的我和弟弟，自告奮勇幫忙他們，將沉重的飼料搬上板車，老兵在前面拉，我們在後面推，來回幾趟終於搬完，也累得氣喘吁吁。榮民伯伯在路邊幫了西瓜請我們吃，並且誇讚兄弟倆熱心相助。

在我記憶當中，空軍大華眷村旁的三口埤塘，就是地標。村裡的人會區分：這是建國四村大塘，那是二村大塘，另一口則是六村大塘。其中建國二村大塘最大，約有十五公頃。輔導會向水利會租下安置榮民，這口埤塘除灌溉之用，就是養殖魚蚌，以興民生之利。

桃園臺地因為河川短急，留不住水，對於農田灌溉是大問題。石門水庫尚未興建之前，各地農田用水完全靠埤塘。颱風來臨或雨季時蓄水，春耕時排洩供水。埤塘最多時曾達八千多個，所以有「千塘之鄉」之稱，飛機到達桃園上空俯瞰，埤塘遍布，蔚為奇景。



漁塘、膠筏—老兵的回憶。（圖片提供／劉先昌）

穿著白襯衫、深色長褲，皮帶繫得很緊，像穿著軍服一樣自律；腰桿挺直，精神奕奕，見到村中人相互打招呼。但是休假時多半仍是在村旁茶館裡，點一壺香片消磨一天，這就是他們的享受。

五〇年代，政府對老兵有「就養、就醫、就業」政策，其中對青壯榮民，除安置開鑿東西橫貫公路外，也分配至桃園管理埤塘，利用其豐沛水養量養殖草魚、鯉魚、吳郭魚、鯽魚等。另外也安置榮民在公立學校或國營事業當校工、警衛，他們秉持軍人的忠誠特質，視軍位為家，讓主管對認真負責的退伍軍人讚譽有加。埤塘旁建有一排約七、八間磚房，每間二坪，房高約一點八公尺。老兵們住在低矮磚房內，漁具則放置另外車房；廚房及廁所有些簡陋，但是當時眷村生活條件也差。老兵自連隊退休，來到這僻靜之處養魚，注定與孤寂相伴，勞苦相依。但是他們沒有怨言，把人生第二份工作當任務一樣盡力完成。

看守魚塘的工作並不輕鬆，每日划竹筏到深水處餵魚、割草拋入水裡給魚吃，或撈出翻肚的死魚、縫補魚網及修理魚具；白天或晚上還要巡查偷釣魚或電魚的人，也難免與小偷衝突。由於照顧魚塘人力單薄，不若軍隊有組織，可以說要獨當一面，所幸眷村同袍也適時給予支援，老兵與眷村的情感，像朋友般和睦。

記憶中我沒看到榮民伯伯有什麼休閒活動，每周工作六天，休息一天。到了例假日，一人留守，另一人到桃園街上走走，添購所需用品。他們總是

「榮光副刊」歡迎榮民眷投稿，字數限二五〇〇字內，相片請附說明，並註明「姓名、電話、戶籍、通訊地址和作者簡介」，本刊保有刪修權，如經採用，稿酬從優。打字稿及數位照片請以E-mail傳：mitcherchiang@ctee.com.tw；手寫稿件請寄臺北市臨江大道三〇三號五樓，榮光雙周刊編輯部一收。獲採用作品將同時刊登於榮光雙周刊及電子報（http://epaper.vag.gov.tw/index.htm），或納編於輔導會專書，或授權轉載。洽詢專線：〇二—二三三八〇八六二。（來稿恕不退件，投稿請自留底稿）